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走過濠溝乾

蔡永懷

漫步西街遍區的大街小巷，總會有一樣的感受，一條條小巷，一個個故事，講述著古城的前世今生。貫穿西街與花巷的古城水溝，上世紀六十年代，由於城市發展的需要，被蓋上石板成為陰溝，形成小巷,命名為濠溝乾，巷裡的仙姑宮香火繚繞，飛簷翹脊，大門楹聯：「真人之師福萬民；濟世化威法無邊」，門楣上書「太乙仙姑」，兩側各有一個圓形的龍鳳石雕窗，主祀鄧氏太乙仙姑娘娘，配祀天庭財神爺「趙天君」。始稱真濟亭，南宋太守真德秀在嘉定年間為其寫匾額，附近街道從官門埕至井亭巷，民眾俗稱「仙姑亭」，路因宮而得名。

真德秀（1178-1235年），字希元，號西山，浦城縣人。慶元五年（1199年）進士，歷任南劍州判官，沂王府教授，學士院權直，起居舍人，太常少卿，禮部侍郎，戶部尚書，翰林院學士，江東轉運副使，泉州、潭州、隆興、福州知州，謚號

「文忠」，授銀青光祿大夫。他為官清正廉潔，直言不諱，因不與權相史彌遠同流合污，而被罷職。據《宋史》載：「立朝不滿十年，奏疏無慮數十萬言，皆切當世要務，直聲震朝廷」。在地方上愛民如子，體恤民間疾苦，常以「嚴仁公勤」自勉。

嘉定十年（1227年），他以右文殿修撰到泉州當知府，紹定五年（1232年），又以徽猷閣待制再到泉州，南宋慶元年間泉州成為我國的對外大港，但慶元以後，地方官吏貪贓成風，官府借「和買」之名搜刮民膏，使得來泉的船舶日益減少，年舶稅競降至十多萬緡。

真德秀上任後，與市舶提舉趙崇度，聯手清除積弊，解除和買，嚴禁官吏擅自購買舶貨，此舉深受舶商的信賴，來泉的船隻又慢慢增多，海關稅收也恢復到以前的額度。

他第一次離任時，泉州民眾番商自發

前來歡送，「番商擁道攀送，以大炮炷於州治之門」，紹定間，再任泉州太守時，「迎者塞路，深村百歲老人扶杖而出，城中歡聲動地」，百姓為了感謝他的功德，在古城行春門外設西山祠。

鄧氏為南安大霞美後井村人，自幼有靈氣，鄧家生有四男一女，平時父母稱其為「阿乙」，「阿乙」從小吃苦耐勞，農耕之餘就上山採藥，為鄉民治病，並擅婦科，救過無數婦幼的生命，一日在織麻布時，疲倦入睡於織機上，夢遊泉州真濟鋪，在濠溝中浣紗，村裡人進城賣火柴遇見，回鄉後告知其父母，父在機前直呼其名，並拍打身軀，見仙姑已不省人事，這事傳到府衙，太守真德秀下溝尋找，不見人影，只覓到一塊木板，知道這乃是仙姑的神牌，便撈起建亭供奉，在木頭上刻下「鄧氏乙姑神位」，有一年太后生奇病，久治不愈，遍尋天下良醫，聽聞鄧氏靈驗，便把她的靈位請入宮中，果然藥到病

除，皇上大悅，賜封他為「太乙仙姑」，天庭太白金星把此事向玉皇大帝稟告，當時聖醫吳真人名聞天下，天庭就叫鄧氏拜吳本為師，協助吳真人行醫，一起治病救人。由於仙姑生前行善濟人，香火一直興盛不衰。

巷中的油條店不時飄出香味，金黃色的油條總會誘惑舌尖上的味蕾，店員每天凌晨就要起床，先把泡打粉、小蘇打放入麵粉中拌勻發酵，把麵團切成適宜的長度，放入燒熱的油鍋裡，用特製的長筷不斷地翻動，等油條呈金黃色才撈起來，看起來很簡單，但可是個技術活，他們家制做的油條個頭大，酥脆可口，是街頭巷尾佐餐的佳品。

通政小學傳來朗朗的書聲，大門楹聯：「佩實書聲遠；通政教澤長」，取於《文心雕龍》「然則聖文之雅麗，固銜華而佩實者」，體現出對學子的殷切希望，學校原名佩實小學，由清末鄉賢吳增、曾振冲、龔顯鶴等人於1908年創辦，百年名校，再創輝煌，現為國家教委「十五」重點課題研究實驗學校，福建省金獎學校。

志願者服務驛站，幾個穿著馬夾的年輕人正忙碌著，店中配備充電器，簡易藥箱，茶水桶，留言牆上貼著客人的溫馨感言，他們為遊客提供諮詢指導、免費奉茶、旅遊介紹、臨時休息、基本救助等便民服務，成為市區的一個文明窗口。

柔和盪開了清明

孔帆升

粒種子睡在土地上有麼的喜滋滋。比如南瓜籽，過不了多久，它就要急於證明自己的枝枝蔓蔓與興旺發達。比如豇豆籽，決不想就此沉睡或成為鳥嘴下的食物，它是會開花的，會掛一串一串果的，會不厭其煩地開產品展示會的，當然也是心甘情願百倍回報耕種者的。

清明，為這季節想個恰如其分的詞，我首推「鳥語花香」。尤其天氣清明之時，鳥都是盡興啼叫，這裡清唱，那裡低語，都是自由而愉悅的釋放，像花徐徐展開，漫不經心間就襲倒了人。花事也是由艷麗鋪展到平和，許多不起眼不知名的草都開出了小花。蘭草花終於從軟軟的桿裡吐露，香氣四溢。杜鵑花紅艷艷，在漸濃的綠意中分外搶眼。

追思的人在鄉間小路上走着，除了思親，也會被山上花花草草感染的吧？遲開的梨花還是雪花一樣白，油菜花已是盛妝下的疏黃，杜鵑、櫻花那粉紅與銀白的紛揚，是大地對長眠者持之以恆的撫慰。大老遠的，人們還要攜上一束束精美的花，清掃墳墓，給先烈先祖獻上自己的哀思。

想起春秋時忠君孝母的介子推。中國為此有了個寒食節，全國禁煙廚，只吃冷食。由紀念一個人，無意中造就了一種美味。清明前後，人們採來艾蒿，搗汁和粉做

成艾葉粿，艾葉包坨，看著油綠如玉，吃起來清香撲鼻。我們把春天踏過，賞過，留在心裡，吃到肚裡，就算真正沐浴在春光裡，與春天融為一體了。這樣的心境，我想是對得住「清明」二字的。

清明的雨絲最是酥潤。它們斜斜地織著銀線，將山巒暈染成水墨長卷。田埂邊的蒲公英頂著絨球，在霧霧中輕輕搖晃，恍若無數盞柔和的白燈籠。新插的秧苗在水田里蕩起漣漪，每一片葉子都托著水珠，折射出彩虹的光暈。牧童的短笛聲從竹林深處飄來，濕漉漉的音符跌進溪水，化作圈圈溫柔的褶皺。

踏青的人們踩著鬆軟的春泥，衣角沾著草籽與花瓣。老嫗挎著竹籃，籃裡的艾草還帶著晨露，在竹篾間舒展著翡翠般的葉片。孩童追逐著蝴蝶，卻總在緊要處收住腳步，生怕驚碎了這滿世界的靜謐。油菜花田邊，幾位農婦正用細紗罩住蜂箱，金黃的蜂群在她們指尖盤旋，嚶嚶嗡嗡地唱著古老的歌謠。

暮色浸染山梁時，炊煙從黛瓦間裊裊升起。這時候，倘若坐在溪邊的老石磨旁，看流水將落花送往遠方，便會懂得：清明的柔和，原是時光在天地間書寫的情書。它藏在春泥的呼吸裡，躲在新芽的脈絡中，隨著艾草粿的清香，悄悄漫過每個人的心田。

就的小徑增添了幾分浪漫的色彩。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花香，混合著泥土的清新氣息，讓人心曠神怡。

夕陽的餘暉灑在河面上，將河水染成了金色。岸邊的柳樹在夕陽的映照下，投下長長的影子。幾隻歸巢的鳥兒從空中掠過，它們的叫聲在暮色中顯得格外清脆。河對岸的桃林在夕陽的映照下，顯得更加絢麗，彷彿一片燃燒的晚霞。

夜幕降臨，河岸漸漸安靜下來。柳枝在夜風中輕輕搖曳，月光灑在河面上，泛起銀色的波紋。遠處的石拱橋在月光下顯得格外朦朧，像是通往仙境的人口。岸邊的蘆葦叢中，傳來幾聲蟲鳴，為這寧靜的夜晚增添了幾分生機。

我站在河岸邊，望著這如畫的景色，心中充滿了寧靜與喜悅。曹縣水岸的春天，展現出它最動人的一面。每一片柳葉，每一朵桃花，每一滴露珠，都在訴說著春天的故事。這水岸春景，是大自然賜予我們最美的禮物，讓我們在這喧囂的世界中，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寧靜。

人生若只如初見

王厚明

春風依舊，人生若只如初見。

如初見的不止是春風，還有曾經的自己。當回眸人生路上走過的春夏秋冬，也不禁會輕輕的問自己：

什麼最質樸無聲？滄海桑田，追古溯今，一個人是渺小的，一個時代也是短暫的，受之父母的生命終將消亡，世間追逐的金錢來回轉手，紛爭自會偃旗息鼓，名利也會人走茶涼。多年以後的驕然回首，四處飄散的愁緒，人去樓空的變幻，也許會想起樓蘭古城在風沙中曾經的繁華，也許會記憶秦皇漢武國共紛爭的歷史硝煙，也許會感慨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」的過往，但一定不會遺憾在人生路上留下的腳印。當走過屬於我們的青春時代，走過漸行漸遠的人生故事，流淌的只是悄無聲息的綠色記憶，恰如人生書寫的一字一句，似雪花落地無聲，卻消融在舊門的土壤裡，如火花閃亮即逝，卻綻放在前行的道路上。一直以為，理想是一種質樸的情感，是滋養生命的養分，所以值得我們珍藏；追求是一種無聲的責任，是期待成熟的風華，所以值得我們堅守。

什麼最承載價值？人活著，追求的是能有尊嚴地生存。有的人願意在頌揚追捧中感受價值，有的人樂於在追名逐利中體認價值，有的人沉湎在職位攀升中品味價值，但我相信更多的人寧願活在自己的精彩裡的同時，會擔當一份來自時代屬於自己的厚重責任。曾幾何時，我們相知相守，在光榮和夢想中，精神天空在相互鼓勵、交流分享中更加充實和出彩，彼此感受那份理解和尊重、那份快樂和幸福。儘管現實需求和真實理想交織並存，但不難分清的是，功名和利祿只是一時的，精神追求卻是永恆的，這種追求就是思考人生，放眼世界，感悟未來，把這種追求放在燃放激情的體內，就是最能真切感受到的價值溫度。

什麼最人生無悔？不用猜測和解答，我始終認定的是熱愛，是激情，是執著。人格，無不是在熱愛中生輝；力量，無不是在激情中凝聚；事業，無不是在執著中成就。當有一天與真實靈魂相逢，一腔激情便有了新的去處，就開始了執手前行的約定。什麼最力量磅礴？是猛獸還是人類？是自然災害還是核能武器？顯然都不是，可以說，只有思想能穿越時空，根植靈魂，也最彰顯亙古不變的力量。所有的文化、文明都來自於思想的積澱，文化是思想的載體，思想是文明的主宰，世界的戰爭與和平、矛盾與衝突、變革與發展，無不是世界文明的碰撞，也根本在於思想的差異使然。所以，切不可小視思考的價值，當你心接神聚時代，或許已在為一個傳統文明積蓄不可或缺的力量，而這些思想點滴一旦對接理想、融匯事業，便會迸發磅礴的力量。而今，我們應胸懷一種共識，光榮與使命既離不開責任擔當，更離不開草根情懷，需要純粹意志，凝聚智慧，用豪情和實幹開啟新的夢想遠征。

當你置身於腳下這塊充盈奮鬥基因的精神沃土，似乎觸摸到了人生意義的邊緣。儘管她並不一定能給你帶來什麼，卻值得我們每一個熱愛她的人珍惜呵護，因為，她可以讓我們找到一種精神歸依，擁有一個價值高度。



如雪的梨花

尹曉華

晨霧未散時推開柴扉，忽見簷角斜逸的梨枝上凝著點點新雪。走近細看，方知是初綻的梨花，在料峭春寒裡裹著薄霜，彷彿誤將冰晶當作胭脂。唐時白居易曾歎「梨花一枝春帶雨」，此刻我見到的，卻是梨花與寒露的纏繞。露珠沿著五瓣冰綃滑落，滴在青石板上，濺起碎玉般的清響。

溪邊梨林是村裡一位老者年輕時種下的。三十餘株老樹虬枝盤曲，枝桠交錯成拱廊，花開時如雲霧低垂。前朝杜牧「砌下梨花一堆雪」的句子，在這裡竟成真景。帶孫輩踏青的老者，常指著最高處那株樹冠如傘的老梨樹說：「那年你祖母過門，轎簾掀開時，正巧一陣風過。」孩子們便仰頭望著漫天飛雪般的花瓣，想像著五十年前那場不期而遇的花雨。

古寺牆頭的梨樹最是惹人憐愛。青灰磚石間橫出半樹素白，倒像是佛前供著的玉淨瓶裡斜插的柳枝。晨鐘響時，總有零落花瓣飄進香爐，與裊裊青煙糾纏著升向碧空。記得溫庭筠「梨花雪壓枝，鶯囀柳如絲」的句子，此刻卻不見黃鶯，唯余守寺的老僧握著竹帚，將滿地落英輕輕掃作禪意的漩渦。

暮春時節的雨最是纏綿。梨花承不住太多淚珠，便紛紛揚揚地辭別枝頭。穿藍布衫的採茶女挎著竹籃匆匆跑過石橋，髮梢沾著幾片濕潤的花瓣。放學歸來的孩童蹲在溪畔，看雪白的花船打著旋兒漂向遠方。對岸酒肆的旗簾在雨霧中半隱半現，讓人想起章莊「細雨霏霏梨花白，燕拂畫簾金鎖」的惆悵。忽然瞥見鄰家少女擎著油紙傘立在花樹下，緋紅裙裾被風吹得獵獵，倒比滿樹梨花更灼人眼目。

夜雨過後，月華浸得梨林通體透亮。積水窪裡浮著細碎的白瓣，恍若銀河碎落在人間。起更時分，燈火闌珊，光暈掃過濕漉漉的枝桠，驚覺殘花猶在努力綻放最後的皎潔。這讓我想起某年深冬在老屋後山見過的場景：蒼黑枝幹上覆著新雪，竟與眼前帶雨的梨花有著驚人的相似。

原來草木榮枯皆是造化筆觸，飄零與盛放不過是同一枚銀幣的兩面。

林深月白，燈柔風輕，忽有短笛自遠處傳來。循著樂音走去，見守林人獨坐老梨樹下，笛孔裡溢出的旋律沾著夜露的清涼。滿地落花映著月光，竟比枝頭的更添三分瑩潤。想起《敦煌曲子詞》裡「梨花滿院飄香雪，高樓夜靜風箏咽」的句子，此刻雖無風箏，但竹笛嗚咽已道盡春夜的百轉千回。風起時，又有新雪般的花瓣簌簌落在他肩頭。